

唐史論叢

第四輯

史念海 主編

三秦出版社



唐史论丛

第四辑

史念海 主编

三秦出版社

1988.7

唐 史 论 丛

史念海主编
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
(西安大湘子庙街12号)

*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9.75印张 2插页 241千字
1988年6月第一版 1988年6月西安第一印刷

印数：1—1500

ISBN7—80546—019—1/K·12
定价：2.30元

目 录

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·····	史念海 (1)
“士先器识而后文艺”正义·····	黄永年 (96)
唐代艺术家籍贯的地理分布·····	费 省 (109)
刘知几的修史主张·····	牛致功 (147)
张仪潮传·····	田廷柱 (167)
安禄山生年小考·····	任士英 (177)
试论唐代循资制度·····	胡宝华 (180)
贞观以后唐政府在北方的限奴措施·····	卢开万 (200)
唐代奴婢来源述论·····	李季平 (215)
唐初徭役考辨·····	黄新亚 (240)
隋炀帝西巡道路中几个地名的考实·····	李得贤 (256)
隋唐长安的水利·····	郭声波 (268)
唐高僧籍贯及驻锡地分布·····	辛德勇 (287)

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

史 念 海

唐太宗贞观元年（公元627年）画土分疆，始析全国为十道。陇坻以西迄于沙州（治所在今甘肃敦煌县）为陇右道。贞观四年（公元630年），伊州杂胡归化。贞观十四年（公元640年），平高昌，又增置西州和庭州。其后于西州设安西大都护府，庭州设北庭大都护府。安西大都护府统龟兹等四镇暨十六都督府，皆属陇右道辖区。于是唐的疆域远逾葱岭，西尽波斯国（今伊朗国）。

睿宗景云二年（公元711年），以江山阔远，奉使者艰难，乃分山南道为东西两道，自黄河以西分为河西道^①。河西道虽经划分，可能并未存在很久。玄宗开元二十一年（公元733年）划分十五道时，重提到山南道分为东西两回事，而未涉及到河西道。唐宋时的地理著作中也多未专篇论及^②。似已在废省之列。不过下迄天宝，王朝文书记载还往往使用河西道的名称，殆因河西节度使的设立，仍沿用旧称的缘故。

① 《唐会要》70《州县分望道》，《旧唐书》40《地理志三》，《资治通鉴》210《唐纪二十六》。

② 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和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皆未专记河西道，仅《旧唐书》40《地理志三》列有专篇。

玄宗天宝末年（公元756年），安禄山乱事猝起，吐蕃乘虚直入，陇右州县先后陷没。其后虽渐次收复，然已难如前期盛况。兹篇所论仅限于安禄山乱前。就在安禄山乱前，陇右道疆土辽阔，东西差别亦颇显著，故专论述东部，其西仅止于沙州。

陇右道东部，唐代前期亦常和吐蕃有兵争，疆场之事，一此一彼，不时有所变化。两《唐书·地理志》所载，略称完备，故据以论述。为了行文方便，省称“陇右道的东部地区”为陇右道，涉及其西部地区处，则举具体的州县名称，以示区别。

（附图一，唐代陇右道东部略图）

一、陇右道的自然环境

以现在的舆地相对照，唐代前期的陇右道大体就是现在的甘肃省，不过还有相当显著的出入。陇右道之东直抵陇坻，陇坻之北却不在陇右道范围之内。唐关内道的庆州和宁州在马连河流域，泾州在泾河流域，唐原州治于平高，为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固原县，其辖境却尽有六盘山的東西两侧。唐关内道西尽会州。会州的治所就在今甘肃靖远县。陇右道的甘州，治所就在现在甘肃的张掖县，所属的删丹县（今山丹县）的宁寇军，也就是原来的同城守捉，就远在居延海上^①，已深入到今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。现在青海湖以东，那时也属于陇右道，为鄯、廓二州境。鄯州的治所在今乐都县。廓州的治所则在今化隆回族自治县西南，则已深入到今青海省的东部。

《唐六典》论述陇右道的名山大川说：“其名山有秦岭、陇坻、西倾、朱圉、积石、合黎、崆峒、三危、鸟鼠同穴。”并且作了说明。据说：“秦岭在秦州上邽县，陇坻在清水县，西倾在洮州之西南，朱圉在秦州伏羌县，积石在河州枹罕县，合黎在甘州张掖县，崆峒在肃州福祿县，三危在沙州敦煌县，鸟鼠同穴在渭州渭源县。”这里所说的清水、张掖、敦煌、渭源四县，今仍同名。上邽县今为天水市。伏羌县今为甘谷县。枹罕县今为临夏县，福祿县在今酒泉县东。洮州的治所在今临潭县。它所说的大川是指洮水、弱水和羌水，还有河湟和休屠之泽。据说：“洮水出西羌中，历岷、兰二州界入河，弱水在甘州删丹县，羌水历宕、武、文三州之界。”它还说：“河水历廓、河、鄯、兰等州

^① 《新唐书》40《地理志四》。

界，休屠泽在凉州界”。①河水就是所说的河湟，也就是黄河。岷州治所在今岷县。兰州治所在今兰州市。宕州治所在今舟曲县。武州治所在今武都县。文州治所在今文县。河州治所在今临夏县。凉州治所在今武威县。廓、鄯两州及删丹县已见前文，不再赘述。

《唐六典》所指出的名山，大体都还和现在相同。其实当时所谓名山并不都是大山。敦煌的三危山就不是很高，酒泉县的崆峒山甚至一般的地图都已不再标出。这些山都只不过因为曾经发生过某些史事而获艳称于世，对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并不能起到什么影响。积石山和西倾山都是黄河所经的地方，在今青海省境。所谓洮州的西倾山，自是指今青海省境内而言。洮州当时为边州，是可以遥指西倾山的，虽然其间还有相当长远的距离。至于河州枹罕的积石山，只是指枹罕西北的小积石山而言。小积石山如它的名称所示，不是一座大山，是难于和今青海省的积石山相比拟的。这里没有提到祁连山，这座“美水茂草”的大山大概是没有更多的有关史事而被忽略了。就是它和合黎山才使甘、凉等州之成为河西走廊，更为具体。

陇右道位于黄河上游，河湟自然成为当地的大川。洮水为黄河的重要支流。弱水在河西，羌水在陇南。羌水就是现在的白龙江。可见这几条大川是分布到陇右道的各处。只是陇右道没有提到渭水和湟水。可能这里只是渭水的上游，而湟水的长度略次于弱水。休屠泽在当时似不如居延海的广大，而今早已干涸了。

除过这样一些名山大川外，当然还有若干较小的山川。这些高高低低的山都会使交通受到阻遏。可是长长短短的河流，也不易助长粮秣和货物的运输。唐代为了供应边庭的军需，曾在敦煌、河州等处屯田。也间或以其余粟，运至长安，以备关中凶

①《唐六典》3《户部、郎中、员外郎》（广池本，下同）。

年。可是这些余粟都是先转输到灵州（今宁夏灵武县），然后才漕下黄河①。足征灵州以上黄河尚难用于漕运。黄河尚且如此，其他诸水当然更是谈不到这一点。虽然说不上有益于交通，但有些河流还是可以用于灌溉田亩的②。

《唐六典》曾经指出：陇右道为古雍、梁二州之境③。其实主要是雍州，所谓梁州的旧土只不过其南部的叠、芳、宕诸州④。这几州居于羌水的上游，和其北黄河流域诸州是不相同的。雍州的土壤，自《禹贡》的撰者成书时起，即被称为黄壤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黄土。自《禹贡》以后，再未见到专论雍州土壤的著作。既然迄今这里的土壤还以黄土见称，则《禹贡》的说法还可移用于后来的唐代。黄土于《禹贡》中，列为当时全国上上的土壤，也就是最为肥沃的土壤。由其后的历史证明，黄土的肥沃是有一定的条件的。在雨量较为充沛的时候，是可以获得丰稔的收获的。如果能得到充足的灌溉，也可以补足雨量不足的缺陷。秦汉时期的关中能够以天府见称，就是因为有郑国渠和白渠的缘故。唐代关中的富庶可以媲美秦汉，其间道理也是一样的。

那么，唐代陇右道的降水量如何？却是不易得到具体的回答。历来的封建王朝，对于较为重要的灾害都相当重视，尤其是各地的旱涝失常更能引起警惕。自班固撰《汉书》起，就特别创立了《五行志》的篇名，专事记载当时的灾害和所谓的妖异，后来史家从事撰述，也未敢稍有阙漏。旧新两《唐书》都遵循旧规，撰述成篇，其中水旱灾荒仍居于主要部分。当时所记载的几乎涉及到全国各地，可是陇右一道却竟然没有提到。既然书阙有

①《太平广记》485，陈鸿祖《东城老父传》。

②《旧唐书》103《张守珪传》，又185《王方翼传》。

③《唐六典》3《户部、郎中、员外郎》。

④《元和郡县图志》6《叠州等州》。

间，就不必再探求其中的曲折。陇右道之东为关内道。关内道有今陕西省秦岭以北各地，今甘肃省六盘山东西也为所统辖。关内道既与陇右道毗邻，又同处于黄土高原，可以就关内道有关的记录，略相比照。

唐时关内道为帝都所在，都城水旱若遇异常，每被当作上天对于朝政得失的警告，史官的记载也就不能稍有遗漏。据两《唐书·五行志》所载，自武德肇始至于天宝末叶，其间共139年，关内道先后大的降水共11次，唐高祖一朝9年中尚无记载，太宗一朝23年中仅有陇州1次，高宗一朝35年中5次，武则天21年中2次，中宗6年中1次，玄宗45年亦是两次，这些见于记载的降水的地区是在鄜州（治所在今陕西富县）、宁州（治所在今甘肃宁县）以南。这些降水中除武则天长安四年（公元704年）的一次是由9月至10月的大雨雪，其他都是大雨或暴雨，而且大部分是发生在五、六两月，个别的次数发生在4月或秋季。这样的大雨暴雨所造成的水患，有的是淹没了城市，甚而还有多人死亡。不过都应该是属于区域性的，不会涉及到更为广大的地区。在关内道中就是如此，更说不上对于陇右道有何影响。这样的大雨暴雨固然也曾经有过连年遇到的，如武则天长安三年、四年（公元703年、704年）都曾经发生过，这样究竟是少数，而且这两次还不是在一个地方。其中有几次还是相隔在20年以上。这些情况虽说是不能以之和陇右道相提并论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这是说陇右道的降水量是不会过多的，大雨暴雨也不会是经常遇到的。

唐代关中道的旱灾是相当频繁的。由唐初建立王朝时起，到安禄山乱事发生时止，先后发生了23次，平均6年多就发生1次。唐高祖在位的9年中就发生了3次，太宗在位的23年发生了4次，高宗35年中也有8次，武则天时3次，中宗时2次，睿宗在位前后不过3年，也有1次，玄宗时较少，仅有两次。这最后的两

次，前后相距21年，应该说历时最久了，除这两次外，其余连续两年都发生的就有7次，中间仅隔一年就发生的也有6次，不能说不是严重的问题。

然而更为严重的则是都城长安所在地的关内道的饥谨问题。据《新唐书·五行志》所载，有如下的8次：

太宗贞观元年（公元627年）关内饥；

高宗总章二年（公元669年），诸州四十余饥，关中尤甚；

高宗调露元年（公元679年）秋，关中饥；

高宗永淳元年（公元682年），关中及山南州二十六饥，京师人相食；

睿宗先天二年（公元713年）冬，京师、岐、陇、幽（幽）州饥①。

这里面还没有包括武则天垂拱三年（公元687年）和中宗景龙二、三年（公元707、708年）的饥谨。因为在垂拱三年只概括说了一句“天下饥”，景龙二、三两年都只记载着一个“饥”字。所谓“天下饥”是否包括都城长安在内，有待于商榷，关内道却是应包括在内的。至于景龙二、三两年的饥，就不能不包括长安在内。这八次饥谨在唐代前期的139年中，平均17年稍多一点就发生过1次。其中景龙二、三两年是连续发生的。调露元年之后隔着两年就是永淳元年。仅隔两年就又发生了饥谨，也不是很长久的。其实《新唐书·五行志》这部分记载还有点欠缺，因为高宗永隆二年（公元681年）和中宗神龙二年（公元706年）的两次都没有

①《资治通鉴》217《唐纪三十三》：“天宝十三载，自去岁水旱相继，关中大饥。”《新唐书·五行志》未见记载。又《资治通鉴》201《唐纪十七》：“咸亨元年，关中旱饥，九月，诏以明年正月幸东都。”《五行志》仅载大旱而未言饥。

计算在内。永隆二年，关中曾因旱和霜灾而大饥。神龙二年，由于冬不雨，至于明年五月，京师又复大饥。这一次的旱饥不仅京师一地，山东和河南也一起遭灾。

《新唐书·五行志》对于这些饥谨灾荒，都没有说出其中的原因，只是永淳元年、永隆二年和神龙二年的三次是由于天旱，其中永隆二年的一次，旱灾以外还兼有霜灾。那些没有说出原因的，可能不是因为天旱，而是由于其他自然的原因。当然天旱也会使农作物减产或者颗粒无收，不过既然没有说到饥谨，可能还不至于达到成灾的程度。

关内道发生了这样多的荒旱天灾，不能说陇右道也都发生过。其中有些也不能就说毫无影响。高宗崩后，将迁葬于关中，由于关中无岁，陈子昂就上书谏净，书中提到关中刚遭过饥谨事。他所指的就是永淳元年那一次。据说那是“薄河而右，惟有赤地，循陇以北，不逢青草”^①。这诚然是少有的巨灾。循陇以北，还可以说是关内道的辖地，可是陇坻以西，就是陇右道的地区，很难说隔着一座陇山，其西侧就另是一个样子。当然不能说，关内道所曾发生过的灾荒陇右道也都发生过，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：陇右道的降水次数不是很多的，降水量也不是很大的，曾经发生过若干次旱灾，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。

这里还应该提到河西一些特殊情况。河西多沙碛，现在酒泉以西尤为显著。这在唐时就已如此。今酒泉于唐时为肃州，天宝时曾改为酒泉郡。其时诗人岑参曾宦游安西、北庭各处，河西诸郡自是旅途必经之地。他的诗篇中对于这个地区就曾有过描述。

他一则说：“昨夜宿祈（祁）连，今朝过酒泉。黄沙西际海，白草北连天。”^②再则说：“酒泉西望玉关道，千山万碛皆

①陈子昂《陈伯玉文集》9《谏灵驾入京书》。

②岑参《过酒泉忆杜陵别业》，《全唐诗》200。

白草。”①他还说：“玉门关城回且孤，黄沙万里白草枯。”②他在《敦煌太守后庭歌》诗中又说：“太守到来山出泉，黄砂磧里人种田。”③可见由酒泉西经敦煌到玉门关，到处都有沙磧。瓜州就是地多沙磧，不宜于稼穡④。居延海东南，唐时于其地设同城守捉，以防御突厥的向南侵扰。可是同城的东西及北面，皆是大磧，磧并石卤，水草不生⑤。酒泉，敦煌等郡及其属县和居民点只能是沙磧中的绿洲。沙磧如此之多，对于农牧各业的经营和发展都会有一定的影响。

二、陇右道农林牧地区的分布

远在西汉中叶，司马迁撰著《史记》时，曾经根据战国以迄秦汉时期国内经济发展的情况，规定一条农牧分界线。这条分界线是由碣石至于龙门。它的东南是农耕地区，西北是畜牧地区⑥。碣石在今河北昌黎县⑦，龙门在今山西河津县和陕西韩城市之间。这条线还可再向西南延长，可以达到陇山。陇右道又在陇山之西，按照司马迁的说法，当然应该列入畜牧地区。司马迁的时

①岑参《赠酒泉韩太守》，《全唐诗》179。

②岑参《玉门关盖将军歌》，《全唐诗》199。

③《全唐诗》199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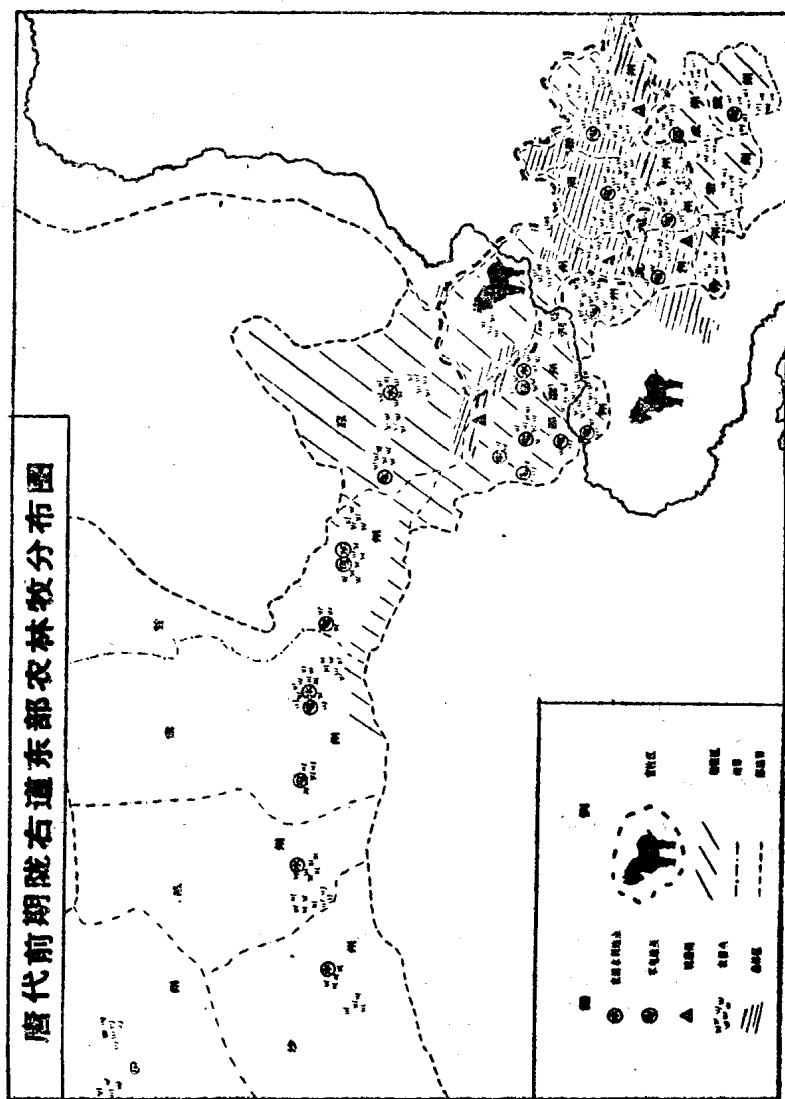
④《旧唐书》103《张守珪传》。

⑤《陈伯玉文集》4《为乔补阙论突厥表》。

⑥《史记》129《货殖列传》。

⑦旧说碣石在昌黎县，据近来的发现，碣石乃在辽宁绥中县。据说，在绥中县发现的秦代行宫遗址旁，距海岸线400米处，有一组奇形礁石耸立在波涛中，是民间传说的姜女坟。考古学家最近考证，姜女坟很可能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碣石。见1986年9月14日《光明日报》，《伟大的祖国·碣石(姜女坟)》。

代下距唐初已经七个世纪。在这悠久的期间里，陇坻以西不能说就没有若何的变迁（附图二，唐代前期陇右道东部农林牧分布图）。



农耕和畜牧都是需要土地的。这固然有自然条件的制约，人为的利用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。有的地方或者宜于农耕，或者宜于畜牧，也有的却是农牧兼宜，因而就显示出差异。在区别农耕和畜牧地区时，不可避免地应该注意到森林地区。因为森林的分布也是需要土地的。森林地区有的也可兼营农耕或畜牧，既然是森林地区，森林还是居有重要的地位。

陇右道的森林地区，主要是在渭水流域。远在秦汉时期这里的森林就已有名于当世。由于森林的茂密，当地居民都以木板为屋，而被称为“板屋”。迄至唐代，这里的森林地区已有所缩小，而缩小的只是陇山西侧较小的地区，整个规模似尚无显著的变化。洮水和浩亶水（今大通河）流域迄今尚有林区，这里的林区少经破坏，唐代至少当也如此①。

据唐人记载，甘州南一百里处有雪山，多材木箭竿②，当也是一个森林地区。

按照前引司马迁的规定，陇右道在碣石龙门一线的西方，自应为畜牧地区。这样的说法似还失之空泛，陇右道大体就是汉时的凉州。汉时，凉州的水草丰茂，宜畜牧，故有“凉州之畜为天下饶”的说法③，这在当地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。不仅如此，凉州还杂居有若干族类。凉州所属的安定郡（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县）就曾经是昆戎旧壤④，其他各郡也设置了许多与县同级的道，就是这些族类居住的地方⑤。这些族类本来都从事于游牧生涯。虽在内地杂居，亦未改变它们的习俗。历经几个世纪，当

①拙著《河山集二集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》。

②《元和郡县图志》40《甘州》。

③⑤《汉书》28下《地理志下》。

④《汉书》66《杨敞传附杨恽传》。

亦逐渐与当地土著相同。到了唐代，新的族类又不断迁入，河西的凉州就已经显现出“人兼北狄，俗杂西戎”的景象^①，凉州在当时已是一座商业城市。凉州城内所显现的“人兼北狄，俗杂西戎”的景象，只能说明这些来自北狄和西戎的人大部分都是从事于商业的经营。当然不能排除他们之中也有从事畜牧，甚至农耕的。即令有这样的情况，也只能是其中一部分而已。

河西诸州夹处在南北两大游牧地区之间。游牧地区自多从事畜牧的族类。各族之间难免有矛盾和斗争，因而就有一些族类乘间迁徙到河西诸州。契苾诸部就是一个著例。贞观年间，契苾何力率众千余人诣沙州（治所在今甘肃敦煌县）内属，太宗处其众于甘、凉二州^②。后来由于突厥默啜强大，迫夺铁勒之地，回纥、契苾、思结、浑四部都向南迁徙，避居于甘、凉之间^③。这里所说的契苾部当系契苾何力内属之后所留下来的余部。及默啜衰老，昏虐愈甚，葛逻禄等部亦诣凉州降附^④。契苾部后为突厥掠去^⑤，其他诸部仍当在甘、凉之间居住下去。就是西突厥也有入居于瓜、沙等州的部落^⑥。

回纥和契苾等部不论到后来发生什么变化，在初迁徙时都不能算是大部落。河西南侧的吐谷浑，唐初本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属国。由于不堪吐蕃的压迫，高宗咸亨（公元670年至673年）时，它的可汗诺曷钵率亲近数千帐徙于浩亶水南。浩亶水为今大通河，在今青海省西宁市北。当时属于鄯州。后因吐蕃势盛，鄯州

①《唐大诏令集》62《册乔师望凉州刺史文》。

②《旧唐书》109《契苾何力传》。

③《资治通鉴》213《唐纪二十九》。

④《资治通鉴》211《唐纪二十七》。

⑤《资治通鉴》212《唐纪二十八》。

⑥《旧唐书》97《郭元振传》。